

阮威,王润斌,张浩然,等. 竞技攀岩成为奥运会项目的历程、经验与启示,2023,37(2): 74-84.

竞技攀岩成为奥运会项目的历程、经验与启示

阮威^{1,2},王润斌³,张浩然^{2,4},孙艳芳²

(1.成都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2.南京体育学院 体育产业与休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4;
3.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017; 4.中国登山协会,北京 100763)

【摘要】: 国际奥委会通过《奥林匹克2020议程》开启了运动项目设置的改革序幕,而运动项目能否进入奥运会被视为项目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风向标。通过文献资料、专家访谈和逻辑分析等方法,在阐释奥运会项目遴选标准与程序基础上解析竞技攀岩入奥的历程与经验,冀望为中国武术等具有良好发展基础和较大潜力进入奥运会的项目提供新的镜鉴启示。研究认为:奥运会项目遴选标准与程序是项目入奥的行动指南,竞技攀岩入奥经历了前期铺垫、实践尝试、目标实现等3个发展阶段;竞技攀岩成功入奥的经验在于拓宽了成员国家的普及度、重视了青少年群体的参与度、提升了运动项目的流行度、彰显了市场参与的活跃度;由此,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改革新时期,有潜力入奥的项目要顺应奥运会项目发展演变的时代趋向,契合奥运会项目遴选的技术规则,塑造奥运会项目独特的价值内涵,提升奥运会项目组织的国际话语权。

【关键词】: 国际奥委会; 奥林匹克2020议程; 奥运会新兴项目; 竞技攀岩; 武术

【中图分类号】: G8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5656(2023)02-0074-11

DOI: 10.15877/j.cnki.nsic.20230323.001

2016年8月3日,在国际奥委会第一百二十九次全会上竞技攀岩成功入选2020年东京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1],随后相继进入201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青奥会和2024年巴黎奥运会,并在2022年2月3日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一百三十九次全会上被列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28个初始项目计划中^[2];根据国际奥委会规定,连续3届作为奥运会新增项目后将成为奥运会初始项目。“新增项目”仅代表着该项目进入当届奥运会赛事名单(或称之为奥运会临时项目)，“初始项目”则代表着该项目将长期作为奥运会比赛项目。这项集竞技、健身、娱乐等特征于一体的运动相继进入奥运会彰显了国际奥委会对这一奥运会新兴项目的多方认同及其更加广泛的全球影响力,也引发了世界各国对奥运会新增项目遴选标准、程序和未来趋向的更多关注^[3]。2014年12月,《奥林匹克2020议程》正式颁布,提出取消每届奥运会最多不超过28个比赛项目的上限,并赋予东道主提议额外增加一个或多个项目的权利,旨在鼓励引进新项目,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多元化,自

此,奥运会项目设置进入巴赫任职主席话语下的重新扩张期^[4],当然,竞技攀岩也正是基于此发展契机而成功入奥^[5]。在奥林匹克运动改革发展新时期,为何竞技攀岩作为新兴项目能从众多申奥项目中脱颖而出?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能为其他项目申请入奥提供哪些借鉴?武术项目作为我国具有良好实践基础和较大潜力进入奥运会的项目,武术入奥已成为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武术与攀岩两项目在申请成为奥运会表演项目、东京奥运会新增项目和达喀尔青奥会正式项目进程中参照项目遴选规则的一致性以及较高的时间契合度,由此通过阐释奥运会新增项目遴选标准与程序、回溯竞技攀岩入奥历程,进而总结竞技攀岩入奥成功经

收稿日期:2022-11-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BTY032);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20SJA0376);南京体育学院校级培育项目(PY202106)。

第一作者:阮威(1987—),男,湖北武汉人,讲师,博士生,研究方向:奥运会新兴项目治理、休闲体育消费。

通信作者:王润斌(1981—),男,河南信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体育治理、奥林匹克运动。

验,冀望能为我国武术早日入奥提供新的镜鉴启示。

1 奥运会项目遴选标准与程序阐释

1.1 奥运会项目遴选标准阐释

《奥林匹克宪章》是国际奥委会制定的关于奥林匹克运动的最高法律文件,对奥运会项目的国际单项组织归属、成员国数量和项目属性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是项目入奥的根本遵循,彰显了国际奥委会对于奥运会项目遴选的控制权^[6]。同样,作为项目申请入奥的评估指南,奥运会项目遴选标准历经3版(2002版、2012版和2015版)修订,体现了国际奥委会对项目设置规范化和灵活性的改革趋向。

2002年,由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组织制定的

奥运会项目遴选标准(2002版)得到国际奥委会批准,该版本主要包括对运动项目历史与传统、普遍性、流行性、形象与环境、运动员健康、组织发展和财政支出等7个方面进行评估;2012版主要从运动项目附加值、治理、历史和传统、普遍性、流行性、运动员权利、组织和运动发展、财政等8个方面对奥运会大项和分项进行评估,是基于2002版的进一步细化与延展。比较而言,目前正在执行的2015版《主办城市提议的奥运会项目遴选标准》针对的评估对象则是新增项目(仅限于当届奥运会),主要包括提议项目、附加值、组织的规制性事务、流行性以及商业模式等5个类别以及35项指标的评估体系^[7](表1)。

表1 主办城市提议的奥运会项目遴选标准(2015版)

Tab.1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Olympic events proposed by the host city(2015)

项目遴选标准	项目遴选主题 (5类)	项目遴选指标 (35项)
主办城市提议的奥运会项目遴选标准	奥运会提议项目	主要条目: 比赛小项数量和清单、竞赛模式与日程、运动员和官员数量、精英运动员参与数量和场地情况等6项内容。
	奥林匹克运动的附加值	主要条目: 项目比赛时间、赛后遗产以及对青少年影响力和吸引力等3项内容。
	组织的规制性事务	主要条目: IF成立和被IOC承认的时间、国家(地区)奥委会的数量、已举办的世锦赛次数、参加世锦赛国家数量等19项内容。
	项目流行性	主要条目: 门票销售和观众人数、媒体认证和授权、电视转播、数字媒体和举办国的流行性(参与者、项目、赛事结果、收视率)等5项内容。
	商业模式	主要条目: 潜在成本(场地、广播、技术)和奥运会期间有针对性的额外收入(票务、授权、赞助)等2项内容。

综合而言,2015版彰显了对奥运会项目遴选多方面的变革。第一,赋予东道主提议新增项目的权利。依据《奥林匹克2020议程》(第十条)指出“国际奥委会允许奥组委提议在该届奥运会的奥林匹克计划中纳入一项或多项其他赛事”,且该建议已纳入新修订的《奥林匹克宪章》(第五章第四十五条及其附则)^[6]。第二,倡导奥运会新增项目年轻化发展趋向。《奥林匹克2020议程》将“可持续、公信力和青少年”作为改革的3大统摄性主题,其中,“奥运会项目年轻化”是国际奥委会为消解一些传统奥运会项目关注度较低、观赏性不强等现实困囿下的一项必要性改革举措^[8];通过将竞技攀岩、滑板、冲浪、3人篮球、小轮车等备受青少年群体欢迎的新兴项目列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新增项目竞赛名录即是直接体现^[9]。第三,重视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规制治理。近年来,兴奋剂、腐败等破坏竞赛公平公正风气的问

题频繁出现,损害了项目发展乃至奥运会形象。如国际举重联合会和国际拳击联合会出现的兴奋剂、操纵比赛等丑闻极大破坏了其项目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地位和形象,导致了举重和拳击项目在奥运会设项中数量削减^[10]。另外,对于自身处在难以独立生存境地,而需依赖外部补贴才能得以维持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也将重新考虑所涉项目的地位及其是否应该留在奥运会^[4]。第四,注重奥运会新增项目的商业价值。奥运会项目的观赏性和关注度直接关系奥运会比赛的商业价值,也是奥运会对新增项目遴选的考量指标。目前,国际奥委会每个奥林匹亚德收益的大约3/4均来源于媒体版权,因此,竞技攀岩、滑板、冲浪、霹雳舞等观赏性强且收视吸引力高的奥运会新兴项目较好地体现了商业价值^[4]。

1.2 东京奥运会新增项目遴选程序解读

2020年东京奥运会是执行主办城市提议的奥

运会新增项目遴选标准的开端。东京奥组委官员武藤敏郎指出新增项目要在年轻人中广受欢迎、能促进东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符合国际奥委会的遴选标准,其中无需新建场馆的项目将握有入围先机。就时间周期而言,《奥林匹克2020议程》颁布实施

到IOC全会通过竞技攀岩、滑板、冲浪、棒球和空手道等5个大项和18个小项列入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新增项目的决议,整个程序为期近两年时间^[11](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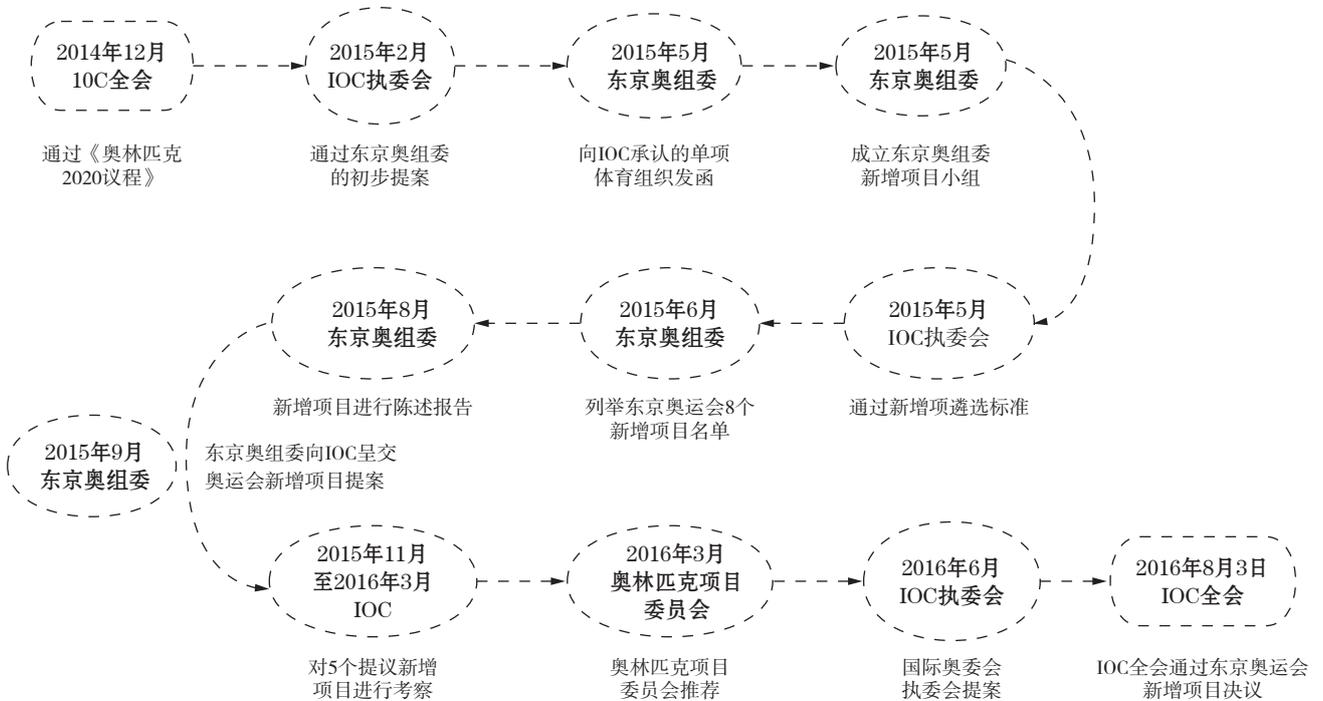


Fig.1 Procedures for the selection of new events for the Tokyo 2020 Olympics

注:根据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报告绘制(Tokyo 2020 Olympic Program Commission Report)

就整体流程而言,主要包括新增项目提案、向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发函、项目陈述报告、现实考察、项目委员会推荐、执委会提案和奥委会全会最终决议等环节;就参与组织而言,东道主的提议、国际奥委会的偏好、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态度、赞助商和持权转播商的需求等多方利益主体的建议均有可能对项目能否入奥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当然,就2020年东京奥运会新增项目遴选程序解析而言,新遴选标准的颁布和实施为竞技攀岩等原本已经落选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多个候选项目重新获得了进入东京奥运会契机,彰显了奥运会项目设置灵活性的演变特征和未来趋向^[12]。

2 竞技攀岩进入奥运会的历程回溯

2.1 竞技攀岩入奥的孕育铺垫阶段(1972—2006)

攀岩是由登山运动衍生而来的现代体育运动项目,早期攀岩项目的发展以依附于登山运动组织为主。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德国登山协会首次

组织了登山、攀岩入奥的讨论,当时参会的68位代表中有42位支持将竞技攀岩列为奥运会项目的提议,尽管当时未能进入奥运会,但通过此阶段以苏联为主导的欧洲多国的积极推动,为攀岩项目入奥孕育了希望^[3]。1987年,攀岩项目列入国际登山联合会(UIAA)管理,并于1989年、1991年主办了首届世界杯攀岩赛和首届世界攀岩锦标赛,助推了攀岩运动的发展^[13]。1997年,随着UIAA下设的组织机构国际竞技攀登委员会(ICC)成立并专项负责竞技攀岩项目发展,同时推选出意大利人马尔科·斯科拉里斯担任主席,提出了竞技攀岩入奥的发展目标与使命。在各方共同努力下,2006年,国际奥委会(IOC)批准了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期间组织一场攀岩展示比赛的申请,竞技攀岩迈开了进入奥运会的一小步;经过随后十年的持续铺垫,2007年竞技攀岩项目从UIAA管理中分离,正式成立国际攀岩联合会(IFSC),马尔科·斯科拉里斯继续担任主席,为竞技攀岩入奥奠定了良好基础^[3]。

2.2 竞技攀岩入奥的实践尝试阶段(2007—2015)

国际攀岩联合会是竞技攀岩项目发展壮大的组织支撑^[13],自成立起,马尔科·斯科拉里斯主席带领组织与团队积极实践探索,在不断提升项目国际组织中的身份地位、持续强化国际体育组织交流和助推项目列为青奥会表演项目等方面成效显著。自2007年起,IFSC相继被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AGFIS)、国际世界运动总会(IWGA)和国际奥委会(IOC)等组织纳为正式成员,彰显了对竞技攀岩项目的认同和竞技攀岩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地位的提。2011年,竞技攀岩项目首次被提名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候选项目,与武术等项目竞争一个奥运会新增项目名额,虽然在此次竞争中遗憾落选,但较好地展示了项目进入奥运会可能性和潜力。2014年,竞技攀岩作为表演项目在南京青奥会成功展示以及随着《奥林匹克2020议程》相继颁布,项目进入2020年东京奥运会再现曙光,并于2015年6月入选了东京奥组委提议的8个新增项目名录;随后由国际攀岩联合会(IFSC)与日本登山和运动攀岩协会(JMSCA)组成的竞技攀岩代表团向东京奥组委做了精彩陈述汇报,获得组委会较高评价,最终竞技攀岩成功入围东京奥组委提议新增的5个项目之中,项目入奥迈向冲刺阶段^[11]。

2.3 竞技攀岩入奥的目标实现阶段(2016—2022)

2016年8月3日,在里约举行的第一百二十九届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东京奥运会新增项目的提议方案,自此竞技攀岩正式成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新增项目。在以IFSC为主导的持续努力下,竞技攀岩成功进入201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青奥会,同时也实现了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继续将项目保留和增加为4个小项的目标突破。显然,从东京到巴黎奥运会设项调整趋向来看,这项集年轻化、时尚化、都市化以及注重性别平等特征的新兴项目备受欢迎^[14]。2021年8月,竞技攀岩在东京奥运会上完成奥运会首秀,吸引了较广泛的群体关注,为奥运会增添了新的活力,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高度评价;2021年12月10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建议将竞技攀岩等3个项目纳入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28个初始项目计划,该提议在2022年2月3日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一百三十九届全会决议中通过,由此,竞技攀岩实现了从奥运会“表演项目”到成为“初始项

目”的身份转变。

3 竞技攀岩进入奥运会的成功经验

3.1 完善组织框架,拓宽成员国家的普及度

依据《奥林匹克宪章》,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只有获得国际奥委会的承认,其管辖的运动项目才有可能被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6]。因此,加强竞技攀岩国际组织建设,提升项目发展国际关注度和影响力是竞技攀岩成功入奥的根本遵循。具体而言,第一,不断提升管理组织的独立性。攀岩运动发展经历了依附于国际登山联合会的萌芽期、独立于竞技攀登委员会的探索期、根植于国际攀岩联合会的成长期和融入国际奥委会组织后的壮大期,通过25年(1987—2022)的实践探索,竞技攀岩实现了从依附生存到组织独立的跨越发展^[3](表2)。

表2 竞技攀岩发展的组织演变历程
Tab.2 Organizational evolution of sport climbing

组织演变历程	主要代表性事项
UIAA (1987—1996) 依附生存	①1987年,依附于UIAA组织管理,攀岩运动发展迈入向新起点;②促进攀岩运动成为世界大赛项目,在欧美、日本等地纷纷举办赛事;③展示了项目在年轻一代中广泛的受欢迎程度;④UIAA设专人负责制定攀岩项目赛事发展规划。
UIAA/ICC (1997—2006) 初步探索	①1997年,ICC作为UIAA的分支部门正式成立,旨在促进攀登比赛和项目有序发展;②2006年,UIAA将管理权交付于独立的攀岩项目协会监管攀岩赛事。
IFSC (2007—2016) 快速成长	①2007年,IFSC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全球48个成员组织一致通过了IFSC章程、规则及各项实施细则;②AGFIS和IGWA接纳IFSC为成员组织;③IOC宣布IFSC被列为临时认定成员组织。
IOC (2017至今) 发展壮大	①2017年,IFSC正式确定为IOC成员组织后相继加入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残疾人运动会赛事项目;②竞技攀岩实现了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圆满首秀;③2021年,IFSC全球成员组织达到95个,并在五大洲相继成立洲际攀岩理事会。

第二,持续扩充项目成员组织数量。2007年,IFSC在德国法兰克福正式成立是竞技攀岩入奥历程上的里程碑事件,共吸引了来自全球的五大洲的48个成员组织加盟;在IFSC的持续推动下,2015年全球成员数量增加到88家,其中组织承办过国家级攀岩锦标赛的国家/地区协会(NFs)占比达到93%,参与世界攀岩锦标赛的NFs数量中男子项目49个,女子项目41个,达到《奥林匹克宪章》中规定必须符合运动大项至少在75个国家和4个大洲的男子中广

泛开展,以及在至少40个国家和3个大洲的女子中广泛开展的基本标准^[15]。2021年,IFSC成员数量已经遍及全球五大洲的95个国家,并在五大洲相继成立洲际攀岩理事会,项目管理组织实现了从平面到立体的功能升级,成员数量实现了从局部到全域的扩容,助推了竞技攀岩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世界,迈入奥运。综合而言,强化组织领导和拓宽全球参与普及度,既是竞技攀岩项目入奥前的应然举措,也将是入奥后可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3.2 丰富赛事活动,重视青少年群体的参与度

通过体育赛事展示竞技攀岩,提升青少年群体参与度,是竞技攀岩成功入奥的重要抓手。青少年是《奥林匹克2020议程》中重点关注的3大主题之一,也是奥运会新增项目遴选指标中的核心考量要素^[7]。2013年,IFSC运动部会议在英国曼彻斯特举行,来自IFSC各技术委员会的代表和执委参与此次大会,会议决定将青少年攀岩运动作为重点工作内容,计划加大对青少年攀岩运动的投入和推广,并鼓励各大洲积极发展青少年攀岩运动。在此阶段,IFSC通过组织不同形式的青少年攀岩赛事活动,尤其是通过增加U系列、世界性和各洲际青年锦标赛等吸引青少年群体的参与度^[16],主要赛事活动包括:①大力开展青少年攀岩推广活动。IFSC与其成员国积极推动青少年攀岩发展,每年以特定的形式和规则组织青少年攀岩活动,为更多青年群体参与攀岩创造平台。如奥地利攀岩联合会(OeWK)攀岩进校园项目、法国登山联盟(FFME)的幼儿攀岩成长计划项目、美国攀岩协会(USAC)青年攀岩系列项目以及中国登山协会(CMA)“攀岩希望之星”“攀岩进校园”等品牌活动。自2013年起,中国登山协会持续每年举办“攀岩希望之星”主题赛事和活动,到2020年累计举办近730场,参与的青少年累计达27万次,并实现了品牌化、常态化、市场化、体系化的运作模式。此外,于2014年提出的“攀岩进校园”活动也较好地促进了攀岩运动在校园的发展,据统计,到目前全国开设校园攀岩课程或活动的学校已超过200所。②丰富各洲际青少年攀岩赛事。如欧洲青年杯(EYC)自1996年起开始举办,包括14~15岁、16~17岁和18~19岁等3个年龄层次,2012年在全球7个国家组织了12场青少年比赛,为广泛青少年运动员迈入更高级别比赛提供了平台和

机会。③通过举办世界青年锦标赛提供平台。自1992年起开始举办世界青年锦标赛(2011年已有50个国家参与)不仅为达到14岁运动员提供参加世界青年锦标赛(杯赛)打下了基础,也为促进青年运动员继续参与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赛(16岁或以上运动员)创设了平台与机会。③抓住青奥会的展示契机。IFSC通过实际行动创造青少年攀岩群体参与奥运会机会,如攀岩项目在2014年南京青奥会的成功展演,较好地彰显了该项目对青少年的吸引力和广泛的受欢迎程度。

综合而言,从2001年开始,攀岩赛事在全球迅速推广开展,并有超过45个国家(地区)定期组织和参加包括世锦赛、世界杯、世青赛、洲际锦标赛、洲际循环赛等高水准的国际大赛;与此同时也积极推动系列适应儿童青少年参与的攀岩推广赛及业余选手赛的广泛开展^[13];自2007年以来,攀岩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显著发展普及,已有超过75个以上的国家(地区)定期组织和参与各类世界比赛,参与人数屡创新高;在多方持续推动下,青少年赛事数量与类型也日益丰富增加,青少年赛事活动在IFSC年度计划中的比重增加明显,在2012年就已达到17项。另外,IFSC《2020—2028战略规划》颁布并提出“通过赛事展示竞技攀岩”的首要目标,强调举办赛事对项目发展的重要引领作用^[17],其中青少年比赛的类型和数量都显著增加,成为重要组成部分。

3.3 加强媒体宣传,提升运动项目的流行度

通过媒体宣传彰显攀岩运动特有的价值内涵特征,提升项目流行度是竞技攀岩成功入奥的重点内容。攀岩从登山运动中衍生而来,素有“岩壁芭蕾”“峭壁上的艺术体操”等美称,它集竞技、健身、娱乐于一体,是广大群体都能参与的运动项目^[3]。相比较其他类型奥运会项目,攀岩是唯一的垂直向上的运动形式,攀爬者通过在不同高度及角度的岩壁上完成腾挪、跳跃、引体等技术动作,给人以惊奇、优美、刺激的享受,具有较好的观赏性和独特性^[18]。为了更好提升攀岩项目国际影响力和社会关注度,IFSC通过加强媒体宣传、利用网络电视频道直播和YouTube、Twitter、Facebook、Instagram等系列推广渠道措施,促进攀岩运动全球传播^[19];从2013年开始,便实现了可以通过所有类型的设备(电脑、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等)直接在IFSC官网上观看赛事活

动信息,并做到了在赛事活动后2 h内即可更新赛事活动集锦,24 h内发布完整全面的报道,确保及时有效的全球媒体报道。

此外,IFSC通过与顶级运动员、定线员、营销合作伙伴、不同国家项目协会和赛事组织者合作构建了立体化的数字传播策略,力求全方面提升宣传效果。根据2020年东京奥运会提议新增项目报告数据^[11],2014年德国慕尼黑世界攀岩锦标赛门票销售达到了10 950张,到场观众24 200人,体现了较高的线下群体关注度;就线上数据而言(截至2016年7月1日),IFSC通过新社交媒体渠道亦吸引了较广泛关注,其中,Facebook有49 725人关注、Twitter有13 100人关注、YouTube有51 073人关注、Instagram有4 090人关注,同时电视媒体已经覆盖到欧洲、美洲和亚洲的136个地区^[11]。根据《IFSC Annual Report 2021》^[19]数据,2021年,IFSC官方网站关注度创下新高,注册用户数量达到500 000人(相比2020年增加133%),页面浏览量达300万次(相比2020年增加153%);社交媒体渠道达到了新的高峰,总浏览次数达到650万次,在Facebook(119 306)、Instagram(191 154)、Twitter(32 416)、YouTube(220 786)、抖音(280 000)和微博(31 000)等社交媒体上总共约87.5万名观众,攀岩项目的关注度明显上升^[19]。另外,从2020年10月7日在CCTV-5播出的中国攀岩联赛总决赛来看,赛事收视率高达0.26%,收视率排名位居当周体育频道第二名,仅次于10月10日上午NBA总决赛,也充分体现了目前竞技攀岩项目较大的群体关注度和吸引力。

3.4 依托东京优势,彰显市场参与的活跃度

借势攀岩运动在日本的广泛参与度和较高竞技水平亦是竞技攀岩成功入奥的关键举措。回溯奥运会新增项目演变历程,基于东道主在新增项目良好的发展基础优势而成功入奥的案例不在少数(柔道、跆拳道、空手道等)^[9]。如跆拳道在韩国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东道主成功通过1988年汉城奥运会契机将其列为表演项目,在经过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试验比赛后,2000年悉尼奥运会成为正式比赛项目。这种“东道主福利”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项目的设置中亦得以充分体现,如通过“打包”方式将日本传统优势项目空手道保送进奥运会、摔跤项目在剔除出奥运会7个月后又重返奥运会,这与摔跤

是日本的传统优势项目不无关联。另外,日本在新增小项乒乓球混双项目中也颇具实力,而新增柔道混合团体项目更是为日本量身定制^[9]。

当然,竞技攀岩能从多个项目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与东道主日本攀岩运动较强的竞技实力和扎实的群众攀岩密切相关。一方面,日本竞技攀岩较强的竞技实力是直接动因,项目入选将有助于增加日本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夺牌概率。通过2007—2018年赛事成绩分析,在国际水平最高、竞争最为激烈的世界攀岩锦标赛和世界杯攀岩赛中获得奖牌总数排名前5的国家里,日本运动员成绩斐然,彰显了较强的综合竞技实力,反映出日本在持续保持难度和攀石项目国际竞争优势的基础上速度攀岩竞技水平也明显提升;另外,竞赛模式的调整也进一步助力了日本竞技攀岩综合优势提升^[20]。具体而言,为了符合主办城市提议的奥运会项目遴选标准中对新增项目参赛人数的规定,IFSC通过对项目设置进行适应性调整,提出了东京奥运会攀岩比赛“三项全能”的项目组合新形式:即将3个单项比赛(速度、攀石和难度)合并成为1个综合项目(即“三项全能”)竞赛形式,每位运动员需要参加3个单项比赛来计算全能成绩进行综合排名。一般情况,三项全能比赛模式需要运动员至少在2个单项上处于世界顶尖水平,才有更大的几率进入全能项目的决赛。具体而言,日本攀岩运动即是“三项全能”新规则的适应者和获益者^[20]。综合而言,日本攀岩运动是三项全能新规则的适应者和获益者,从获得2020年东京奥运会运动员参赛名额和奥运会比赛中男女综合成绩排名结果即是直接体现。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中日本共有4名运动员获得参赛资格,其中,野中生萌(Nonaka Miho)获得女子全能亚军、野口启代(Noguchi Akiyo)获得女子全能季军、榑崎智亚(Narasaki Tomoa)获得男子全能第四名的优异成绩^[19],成为获得运动员参赛名额最多和综合成绩最好的国家。另外,借势2020年东京奥运会攀岩比赛举办的促进效应必将推动日本攀岩运动更好发展。根据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报告中对2020年东京奥运会提议新增项目的数据(截至2016年7月)^[11],日本已有超过340家攀岩馆,攀岩参与者达到500 000人,日本商业攀岩馆高度专业化,已形成了成熟的连锁经营模式,在当时便已彰显了较好的

群众基础和市场潜力。此外,日本国家队运动员在全国各地的商业攀岩馆都有免费的训练权。目前,商业攀岩馆已成为日本职业攀岩与日本群众攀岩之间的主要纽带^[21]。就此而言,通过竞技攀岩进入东京奥运会综合带动效应进一步促进攀岩运动在日本发展,吸引更广泛参与群体,实现竞技攀岩、群众攀岩和攀岩产业的协同发展也是东京奥组委提议将攀岩列为新增项目的重要考量。

4 竞技攀岩进入奥运会的镜鉴启示

毋庸讳言,竞技攀岩相继列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2024年巴黎奥运会新增项目并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初始项目,充分地彰显了其作为奥运会新增项目的代表性和对遴选规则适应性。新时代,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项目早日入奥已成为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作为最能代表中国特色的优势项目,武术是我国运动项目入奥进程中的先行者,通过3次申请入奥的实践尝试,较好地展现了作为奥运会新增项目的良好基础和可能性^[22]。虽然,竞技攀岩与武术在项目文化和内涵特征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从适应奥运会项目遴选新标准以及申请入奥历程上,二者具有较多方面的共性特征,诸如同时入选2014年南京青奥会表演项目、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候选项目和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正式比赛项目等,竞技攀岩入奥历程与经验对武术项目入奥具有较好可参照性和借鉴价值;另外,已有研究多从柔道、跆拳道等项目入奥经验提出对武术入奥的启示,但柔道、跆拳道均是基于奥林匹克运动改革前的遴选规则和视域,与当前多次修订的奥运会项目遴选标准存在较多变化且时间久远,由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选择竞技攀岩这一新参照对象为武术入奥提出借鉴启示,希冀能在《奥林匹克2020议程》颁布执行的新时期和《主办城市提议的奥运会项目遴选标准》实施的新规则下,从新增项目的视角为武术项目入奥提供新的镜鉴启示。

4.1 顺应奥运会项目演变的时代趋向是基础

顺应奥运会项目发展演变的时代趋向是能否入奥的基础^[23]。毫无疑问,诞生于1896年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依然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运动会,但步入“高龄”的奥运会与现代社会和全球民众之间的疏远感正在增强,作为传统项目的“集大

成者”,国际奥委会已意识到奥运会“老龄化”的危机,《Sports Business Journal》数据显示,奥运会传统项目观众呈现年龄老化的趋势,在奥运会25个主流运动项目里,平均观众年龄在45岁以下的只有5个,50岁以上的却多达16个^[14]。《奥林匹克2020议程》等行动计划颁布旨在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全面变革创新,其中关注青少年成为改革重要议题,奥运会项目“更年轻化”成为时代新趋向,这一点从竞技攀岩相继进入东京、巴黎奥运会新增项目并成为洛杉矶奥运会初始项目的案例便是较好例证。

参与群体的活力与创新力是体育项目生命力和吸引力的重要源泉。相比较武术悠久的发展历史,竞技攀岩以较快的发展速度传播到全球且参与对象多是喜新喜动的青少年群体。在奥运会项目追求个性化、潮流化、都市化的演变新趋向^[14],我国武术项目还需在吸引更广泛青少年参与上精准施策^[24]。第一,通过国际武术联合会(IWUF)云平台持续将青少年武术课堂向更多国家和地区推广普及。目前,武术项目在国际上已有较广泛的群众参与基础,但习练者仍然多集中于中老年群体,尤其太极拳项目更为凸显,因此要通过不断丰富青少年武术课堂内容体系,寓教于乐,增加武术课程对全球青少年武术爱好者的吸引力;在此基础上,通过积极推动武术教育融入奥林匹克教育体系,促进在全球更广泛的中小学开展武术课程教育。第二,通过丰富多样的武术项目赛事活动吸引青少年参与。如推行针对青少年群体的武术国际段位评价,在武术元素不变的基础上,设计更多年轻人喜欢的武术竞赛活动,吸引青少年参与;另外,要进一步塑造IWUF“武动全球”视觉作品征集展播等品牌活动的影响力,重视对青少年群体参与的激励作用和获得感。如对获奖作者颁发IWUF荣誉证书,并有机会获得在国际武术比赛活动中担任青少年志愿者和与世界冠军明星运动员交流等多重福利。第三,重视新媒体对武术项目国际推广传播重要性。有效地宣传与推广是提升IWUF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然而,就当前IWUF官方信息阅读量而言,传播效果仍处于国内阅读量不高和国际关注度较低的尴尬境地。由此,需要充分重视IWUF官网以及自媒体平台的作用(微博、微信、抖音、武术TV、Facebook、Instagram、Twitter、YouTube),同时,更要借势我国权威媒体传

播的影响力,促使武术以更好、更快、更有趣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同时吸引更多的青少年武术爱好者通过新媒体展现丰富多样的武术风采,不断激发全球武术的生机与活力,进一步推动武术运动在数字媒体时代的创新性传播与发展。

4.2 契合奥运会项目评估的遴选规则要求是核心

奥运会项目设置并非无序发展,而是要遵循一定遴选规则要求实施^[4]。作为奥运会项目准入和退出机制的权威性规约文本和程序化技术标准,《奥林匹克宪章》《奥林匹克2020议程》以及《主办城市提议的奥运会项目遴选标准》是竞技攀岩成功入奥的重点遵循^[8]。如为了符合奥运会对项目数量和运动员参赛人数的总体控制要求,2020年东京奥运会将竞技攀岩调整为“三项全能”竞赛形式即是典型例证。虽然这项调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遭受过部分群体的批评和反对,认为竞技攀岩进入2020年东京奥运会是以“屈服”于奥运会项目遴选标准和“违背”3个项目组合训练竞赛原则为代价的^[25],但从短期入奥机会把握和长远持续发展角度,这一调整仍是当时入奥进程中最恰当的选择。

基于竞技攀岩入奥的实践历程,认为武术项目要参考借鉴当前新增项目成功经验,深入领会奥运会项目新遴选标准内涵,明晰短期目标与长远发展规划,做到有的放矢精准施策。首先,要满足《奥林匹克宪章》对组织成员机构的基本要求。目前,IWUF已吸纳了全球五大洲158个国家/地区成员加入(截至2022年10月28日),具有了较好的参与数量,接下来IWUF需充分借势成员国家/地区的力量,助推武术国际化传播上持续下功夫,提升项目国际影响力。第二,紧抓《奥林匹克2020议程》赋予东道主提议新增项目的权利机会。当前,IOC已经取消不超过28个大项的限制,将奥运会项目调整更改为以小项为基础,并赋予东道主国家提议新增项目的权利,在彰显奥运会项目设置灵活性同时,也为更多项目进入奥运会创设了新的契机^[23],如竞技攀岩相继成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2024年巴黎奥运会新增项目,即是借势东道主的助推力量,抓住了竞技攀岩项目在日本和法国较好的发展基础和影响力。由此,武术项目在遗憾落选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应抓住《奥林匹克2020议程》下赋予东道主国家提议增加设项机会,尤其要提前锚定与其他竞争新增

项目的优劣势,摸清东道主国家武术项目发展的基础和提议入奥意向,在可能情况下做好全面联络游说等公关工作。第三,聚焦奥运会项目遴选新标准和评估程序。2002年11月,首个奥运会项目遴选标准在墨西哥城举办的国际奥委会第一百一十四次特别全会上产生^[4],期间遴选标准几经修订,随着《主办城市提议的奥运会项目遴选标准》(2015版)颁布,如何适应新遴选规则成为项目入奥的热点话题。就竞技攀岩成功进入2020年东京奥运会历程而言,提升项目遴选各项指标契合度是助推竞技攀岩项目入奥的核心要素,是更好展示新增项目提案、附加值、组织治理、流行度和商业模式的根本遵循。对标新增项目遴选指标的具体内涵,目前武术项目产业效应仍是薄弱点,市场吸引力还需促进加强^[28],认为应从4个方面施策:①重视教育市场,以实现武术教育市场的规范化、规模化和国际化;②开拓健身市场,以实现武术健身、康复价值的当代化、服务化;③培育艺术市场,以实现武术艺术价值的最大化;④强抓竞赛市场,以实现武术竞赛的产业化。

4.3 塑造奥运会项目特有的内涵价值是关键

运动项目特有的内涵价值是彰显奥运会项目“独特性”的重要考量,新增项目与已有奥运会项目应具有较显著的文化差异性。从社会受众的角度而言亦是如此,一项文化,特别是后入文化,如果没有独特之处,则没有吸引力。竞技攀岩成功入奥即是较好的例证,一方面,被称为“岩壁上芭蕾”的竞技攀岩是奥运会项目中唯一垂直向上的竞技运动,具有与其他项目不同的竞技形式和观赏价值;另一方面,由登山运动衍生而来的竞技攀岩是极限运动的典型代表,历经了从“亲近自然”到“拥抱都市”的发展演变,根植着来自叛逆的、激进的亚文化基因^[26],它被广大青少年群体青睐,但在不被理解的目光下成长,最终用标准化的场地与规则约束自己,为观赏者提供安全的新奇体验,进而实现了从“草根运动”“冒险项目”向“奥运项目”的场域转向^[26];当然,在此过程也受到了来源于自然攀登群体的批评与抵制,认为从场域差异视角,奥运会攀岩已脱离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攀岩文化与精神,由此项目入奥进程中适应性改造引起的“现实冲突”需引起入奥后竞技攀岩发展路径是否应调整转向,以及武术项目在申请入奥进程中的进一步反思与考量^[27]。

作为中国传统体育的典型代表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武术项目曾于2001年、2008年和2011年3次向国际奥委会提交入奥申请,并在2014年作为表演项目进入南京青奥会并与竞技攀岩等项目一起成功入围2020年东京奥运会候选项目,在2020年瑞士洛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上被列为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正式比赛项目,实现了入奥进程中的较大突破,既是中华文化自信的直接表达,也彰显了国际奥委会对武术成为奥运会项目的文化认同。但在入奥进程中如何进一步塑造武术项目特征魅力,还需要在遵循遴选规则基础上进行“适应性”变革创新。

一方面,要打破传统评价标准,构建更符合奥运会评价体系的竞赛规则。由于武术项目竞赛形式和评分规则原因,在比赛中很难直观分辨孰优孰劣,悬念不强,导致难以吸引观众^[28]。竞技攀岩为了更便于观众了解攀岩项目文化特征和比赛转播效果,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规则基础上对2024年巴黎奥运会评分规则进行了较大变革(实行百分制评分规则),以提高广大群众观赛体验和竞赛成绩识别度。由此,认为将门槛较高的武术套路评价标准进行直观化改造,建立更加清晰明确的成绩评价体系应是改革路向^[28]。另一方面,武术套路发展要去“体操化”和“舞蹈化”,强化攻防技击。就目前作为入奥备选项目的武术套路而言,虽然项目观赏性强、极富视觉冲击力,但其表现形式类似于体操、舞蹈等表演项目,既不符合格斗项目的竞技属性,也缺乏纯粹表演项目的艺术元素^[29],反而演变成了介于体操与舞蹈之间的“夹生饭”,加之运动员动作雷同,风格较单一,容易审美疲劳。就竞技攀岩的实践尝试而言,将更具竞技观赏性的武术散打元素并入武术套路进行组合设项应是值得考虑的方案,虽有悖于项目组合特征规律,但从竞技攀岩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中将项目组合为“三项全能”和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将项目设置调整优化为速度单项与“两项全能”的竞赛形式所采取的“先进入后优化”的方案抑或是助推武术项目入奥进程中的应然之选。竞技攀岩入奥进程中的“异化”体现的是对政治、商业的附庸,是为了迎合商业化和观众需要进行的“制度化”改革,是“得与失”现实冲突的综合体现^[25],上述冲突也是我国武术项目入奥进程中必将面对与值得深思的问题,应予以比较与权衡。

4.4 提升运动项目组织的国际话语权是保障

提升国际话语权是助推项目入奥的重要保障。加强项目管理组织建设,重视关键组织联络是竞技攀岩入奥进程中国际话语权提升的重要举措。从初期依附于UIAA到后期根植于IFSC的跨越发展,从成为AGFIS和IGWA成员到得到IOC的最终认可,充分彰显了IFSC在国际话语权提升方面的持续努力^[30];毫无疑问,通过不断吸纳扩充世界不同洲际成员组织参与、举办不同类型国际攀岩赛事,尤其在推进竞技攀岩进入洲际运动会等方面的举措为项目入奥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另外,源于东京奥组委的提议对于竞技攀岩能否成为2020年东京奥委会新增项目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由此借势竞技攀岩在日本较高的发展基础和水平,强化对东京奥组委的联络游说工作亦是不可忽略的关键举措;同时,日本一直作为IFSC黄金成员国和日本官员科比纳塔·托鲁(Kobinata Toru)长期担任国际攀岩联合会副主席也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

由此进一步提升武术项目的国际话语权仍然是项目入奥的重要环节,需要借势精准施策。第一,强化IWUF的组织联系,借势“朋友圈”国家的助推作用。一方面,充分发挥来自全球158个国家/地区成员的组织优势,通过在亚洲之外的更多洲际举办武术国际赛事和推广活动,做到从参与国际成员数量到参与国家成员广度的质量提升;另一方面,IWUF向全世界推广武学的同时要密切抓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金砖”国家等朋友圈国家的助推作用,逐渐形成“以武促商,以商助武”的共赢格局,凝心聚力撬动全球武术行业的蓬勃发展。第二,重视IWUF与国际体坛的交流与合作。强化与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Sport Accord)组织平台关系,拓宽与夏季奥林匹克项目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协会(ASOIF)、国际奥委会认可的国际体育联合会协会(ARISF)、世界体育联合会总会独立会员联盟(AIMS)以及其他相关成员组织建立联系,借势相关国际体育组织在开闭幕式、体育节、峰会论坛等仪式、活动和展览中多维融合、展示武术运动和文化元素,向世界展示武术的特色、风貌及国际化发展成果,讲好武术故事,增进武术运动在世界体坛的影响力。第三,专设武术申奥工作组,深入推进与东道主奥组委的联络工作。依据“武术入奥计划”,推动成

立高层次的武术申奥工作领导小组和专门工作联络组,扎实做好与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联络沟通工作,争取更多支持和帮助。同时,通过竞技攀岩进入东京奥运会的经验也较好地彰显了东道主奥组委提议意向与建议的重要性,认为必要的提前联系游说亦是项目入奥进程中的关键举措。

5 结语

奥运会项目设置是一届奥运会能否取得成功的核心设计,发端于1896年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项目设置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相对随意到逐渐完善的发展演变过程。2020年东京奥运会被称作是奥运会项目设置演进历程上的全面革新,是试图让奥运会吸引年轻人、顺应体育运动城市化潮流的历史性变革。竞技攀岩正是奥运会项目遴选新规则下的适应者和幸运者,在相继成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2024年巴黎奥运会新增项目基础上,并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正式成为初始项目,实现了在奥运会设项数量和地位上的同步提升,充分彰显了竞技攀岩作为奥运会新兴项目的独特性和适应新规则的代表性。奥林匹克运动改革新趋向下,奥运会项目准入和退出将成为“新常态”、不同利益相关方竞争博弈将“更激烈”,如何在影响奥运会项目设置的众多因素中抓住根本、核心和关键因素是值得持续关注和重点研究的话题。与此同时,奥运会项目设置的变化所引发的竞赛格局改变必然会影响各国对奖牌归属的争夺,自然会影响到奥运会备战的各个领域。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必将开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新局面。由此,在我国现有奥运优势项目设项减少,武术项目入奥可能性逐渐增加以及新兴项目备受关注的新局面下,借鉴竞技攀岩项目入奥成功经验,积极推进我国具有优势的传统体育项目早日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促进竞技体育项目结构的均衡优化,既是我国竞技体育全面发展的展现之需,也是落实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之愿。

参考文献:

[1] OIOC.Approves five new sports for Olympic Games Tokyo 2020-Olympic News[EB/OL].(2016-08-03). <https://olympics.com/ioc/news/ioc-approves-five-new-sports-for-olympic-games-tokyo-2020>.

- [2] IOC.Twenty-eight sports included in youth-focused LA28 Initial Sports Programme[EB/OL].(2022-02-03).<https://olympics.com/ioc/news/twenty-eight-sports-included-in-youth-focused-la28-initial-sports-programme>.
- [3] 李元,朱倍锋. 竞技攀岩溯源与演变研究[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0,54(11): 87-93.
- [4] 易剑东. 从奥运项目遴选标准和程序、理念和趋势演进看“电竞入奥”的可能性[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2,48(3): 10-18.
- [5] LUTTER C, TISCHER T, SCHFFL V R.Olympic competition climbing: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 a narrative review[J].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2020: bjsports-2020-102035.
- [6] IOC. The Olympic Charter[R].2021.
- [7] IOC. Olympic programme-host city proposal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events[R]. 2015.
- [8] 王润斌,肖丽斌. 电子竞技进入奥运会的的实践尝试与理论反思[J]. 体育成人教育学报,2019,35(3): 1-5.
- [9] 耿家先,李丰荣. 2020东京奥运会项目变动的特征、影响与启示——兼谈奥运会项目设置的演变趋势[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0,54(9): 72-78.
- [10] 王磊,邹薇. 夏季奥运会项目设置的演变与价值取向[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3,39(6): 33-37.
- [11] Olympic Program Commission.Tokyo 2020 Olympic Program Commission Report[R].2016.
- [12] 王润斌,肖丽斌. 国际奥委会改革的新动向与中国使命[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5,41(5): 1-6.
- [13] Sas-Nowosielski K.Via Olympica: A Comprehensive View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limbing Competitions[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2021: 1-19.
- [14] 林剑. 更亲民·更年轻——巴黎奥运会或呈现新特点[N]. 中国体育报. 2021-08-22.
- [15] 李丰荣. 夏季奥运会项目增减的未来走向[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36(6): 5-8.
- [16] IOC.2020 Olympic Games Shortlisted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s Report[R].2013.
- [17] IFSC.2020-2028 Strategic Plan[R].2020.
- [18] RENFREE G, CUESON D, WOOD C. Skateboard, BMX freestyle, and sport climbing communities' responses to their sports' inclusion in the Olympic Games[J]. Managing Sport and Leisure,2021: 1-16.
- [19] IFSC. Annual Report 2021[R].2021.
- [20] NGUYEN Q, BUTLER H C, MATTHEWS G J. An Examination of Olympic Sport Climbing Competition Format and Scoring System. Journal of Data Science,2019, 11(9).
- [21] Ruizhi C, Yuan LI.Development and Revelation of Japanese Sport Climbing[C]. 2021 5th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Social Sciences (ISEMSS 2021).Atlantis Press,2021: 873-878.
- [22] 张长念,徐磊健,张长思. 论世界格斗武技的二元格局及对 中国武术入奥的启示[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1,36(2): 227-234.

- [23] THORPE H, WHEATON B. The Olympic Games, Agenda 2020 and action sports: the promise, politics and performance of organisational chang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Policy and Politics*, 2019, 11(3).
- [24] 蔡宝忠. 竞技武术走向奥运的历程及启示[J]. *体育科学*, 2004(1): 73-77.
- [25] 朱倍锋, 李元. 攀岩伦理冲突: 基于布迪厄实践理论的历史社会学思考[A]//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第十二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墙报交流(体育史分会)[C].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2022: 118-119.
- [26] BATUEV M.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of action sports: an organisational legitimacy perspective[J]. *Research Handbook on Sport Governance*, 2019, 3(29).
- [27] RENFREE G, CUESON D, WOOD, C. Skateboard, BMX freestyle, and sport climbing communities' responses to their sports' inclusion in the Olympic Games[J]. *Managing Sport and Leisure*, 2021, 11(24).
- [28] 邱丕相, 王震. 中国武术的回眸与展望[J]. *体育学研究*, 2018, 1(3): 55-60.
- [29] 周义义, 于海渤. 武术与街舞申奥历程的文化逻辑与价值省思[J]. *体育与科学*, 2021, 42(1): 83-88.
- [30] BATUEV M, ROBINSON L. Organizational evolution and the Olympic Games: the case of sport climbing[J]. *Sport in Society*, 2019, 22(10).

作者贡献声明:

阮威: 撰写论文, 修订论文; 王润斌: 拟定论文框架, 指导并修改论文, 提供数据及资料; 张浩然: 提供参考资料, 文献翻译; 孙艳芳: 资料整理, 调研访谈。

Process,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Inclusion of Sport Climbing into Olympic Games

RUAN Wei^{1,2}, WANG Runbin³, ZHANG Haoran^{2,4}, SUN Yanfang²

(1. School of Sports Training, Chengdu Sport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2. School of Sports Industry and Leisure, Nanjing Sport Institute, Nanjing 210014, China; 3. School of Sports Scienc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4. Chinese Mountaineering Association, Beijing 100763,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has started the reform of the setting of sport events through the Olympic Agenda 2020, and whether sport events can be included in the Olympic Games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barometer for the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sports. Throug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expert inter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sport climbing in the Olympic Games on the basis of explaining the selection criteria and procedures of Olympic events. It aims to provide enlightenment for Chinese martial arts, which has a good practice foundation and great potential, to enter the Olympic Gam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election criteria and procedures of Olympic events are the action guide for the inclusion of sports climbing into the Olympic Games. The inclusion of sport climbing into the Olympic Games has gone through the stages of preparation, practice and goal realizati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inclusion of sport climbing into the Olympic Games lies in broadening the popularity in member countrie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youth groups, improving the popularity of sports events and highlighting the market activity of Olympic events. In the new era of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the Olympic move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Chinese sports which have the potential to be included in the Olympic Games, we should cater to the trend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Olympic sports, conform to the evaluation rules of the Olympic sports selection, shape the unique value connotation of the Olympic sports, and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of the sports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Olympic Agenda 2020; newly added Olympic Events; sport climbing; Wushu